45696 - 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特享的教法律例之一：可以与非至亲的女人见面和单独相处

السؤال

我听到一种说法：伊斯兰民族一致公决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是所有穆斯林妇女的至亲，因为真主在《古兰经》中命令他：“以后不准你再娶妇女，也不准你以她们换掉别的妻子，即使你羡慕她们的美貌，除非是你的奴婢。真主是监视万物的。”（33:52）真主通过这一节经文禁止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再娶妻，可以说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是伊斯兰初期所有穆斯林妇女的至亲吗？她们在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的面前可以露面，就像在自己的至亲面前一样吗？ 或者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可以在穆斯林的家里过夜吗？

الإجابة المفصلة

一切赞颂，全归真主。

许多学者主张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特享的教法律例很多，比如可以与穆斯林妇女单独相处和见面，也可以在骆驼的后面捎带她。

马力克学派的汗塔布说：“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特享的教法律例之一就是可以与穆斯林妇女单独相处，正如德玛米尼在《布哈里圣训实录之旁注》（旨哈迪章）中引述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来到温姆·哈兰·宾图·米利哈尼的家里的事情。谢赫哲俩伦丁在《允许的事项》中说：“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特享的教法律例很多，比如可以与穆斯林妇女单独相处和见面，也可以在骆驼的后面捎带她。”《哲利勒的天赋》（3 / 402）。

沙菲尔学派的比吉勒米在《比吉勒米对海推布的旁注》中说：“至于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，他特享的教法律例很多，比如可以与穆斯林妇女单独相处和见面，也可以在骆驼的后面捎带她，因为他是受到保护的，不会犯罪，这就是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可以进入温姆·哈兰的家里，在她那儿睡觉，让她梳理头发的正确的理由，尽管他俩之间没有至亲关系和婚姻关系；至于温姆·哈兰与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具有哺乳关系的传述，蒂姆亚特认为这是不正确的。”《比吉勒米的旁注》（3 / 372）。

关于温姆·哈兰的故事：艾奈斯·本·马立克（愿主喜悦之）传述：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常去温姆•哈兰•宾图•米利哈尼那儿。温姆•哈兰是欧巴岱·本·萨米特的妻子。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去后，她就会给他做饭吃。有一次，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去她那儿，她先招待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吃饭，饭后她为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捉头上的虱子，梳理头发。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睡着了，他醒后笑了起来。她问道：“真主的使者啊！你笑什么呢？”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说：“我的‘乌玛’当中的一些人在我的梦中出现了，他们是主道上的战士，将要漂洋过海。他们就像宝座上的王子一样！”温姆·哈兰说：“真主的使者啊！请你向主祈祷，使得我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吧！”；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就向真主做了祈祷，而后又睡着了。当他再次醒时又笑了。温姆·哈兰又问他：“真主的使者啊！你笑什么呢？”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说：“我梦见了我的‘乌玛’当中的一些人，他们是主道上的战士，……。”接着他又说了相同的梦。温姆·哈兰说：“真主的使者啊！请你向真主祈祷，使我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吧！”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说：“你是他们当中的第一批。”果然，在穆阿维叶执政时期，温姆·哈兰在海上航行（出征罗马）。她登岸后，从骑乘上摔下来归真了。《布哈里圣训实录》（2788段）辑录。

哈立德通过鲁拜伊尔·宾图·穆安韦兹传述：她说：“我结婚的第二天早上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进来了，他坐在我的床上，就像你现在的坐姿一样，房间里有几个姑娘打着手鼓歌颂白德尔战役中阵亡的我们的父亲们，其中一个姑娘唱道：‘我们中还有未卜先知的使者呢。’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听后马上说：‘可别这样唱！你原来怎么唱就怎么唱吧。’”《布哈里圣训实录》（4001段）辑录。

哈菲兹伊本·哈哲尔（愿主怜悯之）解释这一段圣训说：“我们通过确凿的证据得知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特享的教法律例之一就是可以与穆斯林妇女单独见面和相处，这就是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可以进入温姆•哈兰的家里，在她那儿睡觉，让她梳理头发的正确的理由，尽管他俩之间没有至亲关系和婚姻关系。”《造物主的启迪》（9 / 203）。

许多学者选择的主张就是温姆·哈兰是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的至亲之一，而且伊玛目脑威传述这是学者们一致认同的主张。

在罕百利学派的著作《智者的追求》(5 / 34)中说：“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可以在骆驼的后面捎带非至亲的女性，证据就是艾斯玛传述的圣训，艾布·达伍德辑录了伊法尔族女人传述的一段圣训：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在驼鞍后面的行囊上捎带我；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可以与非至亲的女性单独相处，证

据就是温姆·哈兰传述的圣训。”

关于艾斯玛的故事，《布哈里圣训实录》（5224段）和《穆斯林圣训实录》（4050段）辑录：艾斯玛•宾特•艾布•伯克尔（愿主喜悦之）说：“祖拜尔和我结婚时一没有田产，二没有仆人，只有一峰汲水的骆驼和一匹马，我用草料喂养着那匹马。我经常去汲水、缝补水袋和揉面团，但是我不会烤面包，所以辅士女邻居们帮我烤面包，她们是些非常诚实的女性。我也经常从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送给祖拜尔的地里用头顶着椰枣核回家，那块地离我们家有一个‘法尔萨赫’三分之二的路程（大约四公里）。一次，我遇见了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，一些辅士和他在一起。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叫我停下来，然后吆喝骆驼：‘快卧下来，快卧下来！’要我乘坐在他的后面。我不好意思和男人们一起行走，而且我也想起了祖拜尔和他的忌妒，他是最忌妒的人；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注意到了我的害羞，就走了。我回去后对祖拜尔说：‘我遇见了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，他和一伙辅士一起走着。当时，我的头上顶着椰枣核。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吆喝他的驼卧下，以便把我捎带在后面，我很害羞，而且我也知道你的忌妒，所以，我没有骑乘。’祖拜尔听后说道：‘以真主发誓！你搬运椰枣核比你乘坐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的骆驼更令我难堪。’我就这样一直工作着，直到后来我的父亲艾布·伯克尔送给我一位照料马匹的仆人，我似乎觉得自己被释放了。”

至于伊法尔族女人传述的圣训，《艾布·达伍德圣训实录》（313段）辑录：伊法尔族的一个女人传述：她说：“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把我捎带在驼鞍后面的行囊上，以真主发誓！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清晨时宿营，他让骆驼卧下，我从行囊上下来，发现有血迹，这是我初次来月经，我紧贴骆驼，羞涩不已。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看见后，说：“你怎么了，也许你的月经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说：“没关系。你取一些水，里边放点盐，洗涤行囊上的血迹，然后继续乘骑。” 谢赫艾利巴尼在《艾布·达伍德微弱的圣训集》中认为这是微弱的圣训。

这个论题并不是学者们一致公决的，有的学者公开宣称与之相反的主张，伊拉基在《放弃责难》(5 / 167)中说：“真主的使者（愿主福安之）探望祖巴尔·宾图·祖拜尔，因为她是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的亲戚，这说明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的谦虚、接续骨肉和关心至亲，所以这不是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与非至亲的女人单独相处，也没有与她们握手；假如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与非至亲的女人单独相处，也是无可非议的，因为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是受到保护的，不会犯罪，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一点列为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特享的教法律例，先知（愿主福安之）与众人一样，禁止与非至亲的女人单独相处。”

真主至知！